

15101

859



濟南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輯



100.107
濟南文史資料選輯

第 二 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济南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編
一九八三年八月

目 录

和王尽美同志在一起的时候·····	荆树基(1)
日寇占领时期济南的“涿源公馆” ·····	王 鉴、雷广敬(7)
我所知道的张宗昌·····	毕长风(13)
张宗昌之死·····	王丕廉(19)
韩复榘叛冯投蒋·····	李子久(32)
韩复榘的山东民团和联庄会点滴 ·····	徐化鲁(38)
李廷年轶事片断·····	刘殿桂(41)
“九·一八”后济南学生赴京请愿 的回忆·····	刘继礼(50)
济南市新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概况 ·····	张效周(73)

济南毛巾厂的组成概况

.....冯立善 李恩生(82)

济南铭新池澡塘的过去.....李浔之(92)

德商济南礼和洋行简况.....杨春吉(114)

济南围棋百年史话.....张成铨(124)

我所知道的济南若瑟医院.....**马骥文**(133)

山东省天主教及天主教济南教区

沿革.....济南市天主教爱国会(147)

解放前济南的游艺园与进德会

.....王 鉴、张友鹑(156)

济南解放前一种特殊行业“长班”

的概述.....魏荣廷(163)

对《济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的几点更正.....(168)

和王尽美同志在一起的时候

荆 树 基

我和王尽美同志认识是在一九一九年春天，当时他在济南一师学校预科学习，是一九一八年秋考入该校的。因为一师原有校舍拥挤（在现芙蓉街南口的轻工业局），又在小北门外另辟一校舍，内有预科一班、讲习科一班，还有附属小学第二部（附小一部在南城根）。我于一九一九年春季考入济师讲习科，和尽美同志都住在小北门外的学校（习惯上称师范二部）。他是预科班的班长，我临时被指定为讲习科的班长，因为两班共同的事务，常常和尽美同志见面、闲谈。

王尽美（1898—1925年），原名王瑞俊，字灼斋，是莒县北乡北杏村人，父母都是当时北杏村地主家的佃户。我与尽美不但是同学，而且也

是同乡，当时他二十一周岁，比我大一岁。他天资聪颖，各科学习成绩都很优良。他对语文尤有素养，能写旧体诗，常和个别同学以校园小景为题，互相唱和。我记得他的一首校园即景诗中有“云破天空飞健隼，柳覆溪岸啭黄鹂”这样的佳句。

王尽美同志小学毕业时成绩优异，自己又有志升学，正因为这样，他的亲戚、本家在他小学毕业时帮助他路费，让他来济南继续求学，考入了第一师范。第一师范是官费学校，学生待遇除管饭吃外，还发给制服。这样有了衣食，其他方面的花费就不多了。他常对我谈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开始了对中国侵略。他说，他来济南时，正逢济南市召开庆祝和平会议，当游行的队伍路过日本领事馆时，日人在屋顶上也高呼“和平万岁”，游行的群众报以极其愤怒的嘘声。王尽美同志积极参加了这一游

行活动。

“五四”运动时，济南各校学生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济南学生同时罢课、游行。段祺瑞在山东的爪牙参战军第二师师长兼济南省会戒严司令马良及警察厅长晋延年都不遗余力地破坏济南的学生运动，逮捕领导罢课的学生，迫使学校提前放假。在这次斗争中，尽美所在的预科跟随城里的本科参加了罢课、游行。我所在的讲习科由于多是小学教员，有的已从事小学教育多年，年龄较大，再加上来济不久，因此除参加游行外，很少跟随本科参加罢课。在此期间，与尽美见面较少，直到学校被迫提前放假回籍。

一九一九年秋后，我以同等学力考入山东公立医学专门学校（在北园白鹤庄），尽美已转入本科迁入城内宿舍，除开会游行有见面的机会外，其它时间就很少见面了。

一九二二年秋，山东医专附属医院迁到城里鞭指巷（现云彩街），三、四年级在附属医院实习的学生随医院迁到城里上课后，因学校无宿舍，所以学生自己在外赁屋居住。一九二二年，我在小布政司街西首（现省政府西街）一家咸菜店内赁屋居住。有一天晚上，尽美突然来了，他还象以往那样诙谐地称我“荆老头子”（我曾有一段时间任过莒县旅济学生会会长）。他告诉我，他和北京《晨报》的一位记者瞿秋白一同到苏联开会刚回来。他说苏联的状况有你意想不到的那样好，尤其对中国人更加亲切友爱（见西时热情地称中国人为“伙计”）。革命后，苏联人民的生活还相当艰苦，一般人都吃黑面包（将麦秸烤焦后制成麦秸粉，掺入面粉内制成），而给我们的却是白面包。当时苏联人民的生活虽艰苦，但精神状态很好，人们都欢乐异常地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苏联并主动提出废除沙俄时代

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等等。

这次见面后，又有一次在公园遇见了他。他说，他在“社会教育经理处”工作，未及详谈，他好象有事，匆匆离开了（当时王诤任山东教育厅长，厅内设有“社会教育经理处”）。以后也听其他同乡传说王尽美是在“教育经理处”经营进步书籍的。一九二三年我医专毕业后即到临沂第五中学工作，同年冬，听说王诤的教育厅长已被撤换，“社会教育经理处”也早已不存在了。以后不知尽美同志又去何处了，我常常思念他。

一九二四年，我由临沂五中回济，在日本同仁会济南医院工作。一九二五年春，孙中山先生逝世，在中山公园（即现在的人民公园）召开追悼会，我个人自愿前往参加。当时恰好遇见尽美同志，他身穿工人服装，戴鸭舌帽，背一蓝布书包，内有报纸（小报），在人丛中卖报。他将报纸给我一张，未及谈话即各自东西。不料这一邂

逅竟成永别。曾记得小报有描写纱厂工人生活困苦、工头压迫剥削工人等内容。报的名字已记不得，后来听说小报的名字是《晨钟报》，是王尽美主编的。

一九二八年，我由济回家探亲，这时正值北伐军到达济南。日本借故寻衅，导致“五三”惨案，日军强占济南。我留在家中未回济，在莒县城见到北杏村的人，始知尽美由济南转青岛工作后，因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传染上了肺结核病，回莒县原籍，于一九二五年不幸病故了，终年才二十七岁。

尽美同志遗有两子，长子名乃祯，当时随其舅郑景伊在莒县县立第一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考入曲阜师范学校；次子当时在家，解放后，听说两子都到了东北军区。革命后继有人，尽美同志可以安心于九泉矣。

注：王尽美同志1922年赴莫斯科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日寇占领时期济南的“泺源公馆”

王 鉴 雷广敬

“七·七”事变后，济南沦陷时期，除了直接血腥镇压中国人民的日本特务机关和宪兵队以外，还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组织：“公馆”。起初它还是隐蔽的，后来其活动范围越来越大，故逐渐为人所共知。当时的济南市民，只要一听到“公馆”二字，人人谈虎色变，不寒而慄。在日寇占领的八年间，济南共出现了八处“公馆”，即“泺源公馆”、“凤凰公馆”、“鲁仁公馆”、“朝阳公馆”、“梅花公馆”、“千秋公馆”、“南新公馆”、“霞公馆”。其中“泺源公馆”声势最大，对人民残害最重。这些组织中的日寇和汉奸们，犯下的罪行是罄竹难书的，现在就我们所知道的“泺源公馆”的一些情况概述于

下。

“泺源公馆”在济南市成立最早，起初人们称它为“城里宪兵队”。馆址坐落在旧西门大街（现在的泉城路）路南，原庆云金店、恒大银号、通济当铺的旧址。它是日本军阀武装宪兵组成的“1415部队”（队址在经五路纬二路）下设的便衣特务机构，负责人是日本战争罪犯武山英一。日本投降后，武山被枪决。其次还有日本人寺田和渡部等。下面还有些曹长、军曹、伍长。汉奸则有特务和日语翻译多人。另外还豢养着一些叛徒，如郭同震、邢仁轩等。公馆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搜集山东全省境内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的活动情况、侦察革命组织的隶属关系、装备概况及人数，并直接参加行动，破坏中共地下组织，逮捕爱国人士，办理审讯、移送和处理。在此工作的日本人，出入都要化装，有的穿着长袍马褂，有的穿着西服革履，还有的头缠毛巾扮作农民，

行动诡密，出没无常。这些日本人，都在本国受过特工训练，号称“中国通”。他们不但能说流利的中国普通话，并且还会说山东的地方方言和各行业的隐语黑话，从语言上有时还真认不出是日本人来。

这个“公馆”豢养着为数不少的汉奸、特务、叛徒和日语翻译，大部分是朝鲜浪人，还有一些是自称“满洲国”人的东北籍汉奸。这些家伙们，更是为虎作伥，狗仗人势，其凶狠贪婪，有时超过其日本主子。如著名的翻译官王承志（大连人），更是其中佼佼者，他住在本市县东巷南头，他手下有很多特务狗腿，他家里就囚禁着一些爱国者。在通往“涿源公馆”之前，他们照例先行审讯，所用的酷刑令人无法想象的残忍，如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往指甲里钉竹签、火香戳、砸牙等等，每日惨叫哀号之声不绝于耳，住在附近的居民和过往行人，都感到胆颤心惊。还有

杨洪顺、张燕等人，他们也都有自己的一帮爪牙狗腿。这些人栽赃陷害，为虎作伥，不知有多少爱国志士和无辜良民，惨死在他们手中。如翻译杨洪顺，他既是武山、寺田的亲信红人，又是三番子（安清道义会）头子之一，在地方上有些潜势力。当时他住在大观园西门外，仗势欺人，无恶不作。大观园市场的商店摊贩，被他敲诈折腾得苦不堪言。每逢他外出的时候，总跟着一大帮狗腿子，有的牵着洋狗，有的领着猴子，他本人昂首高坐在包月车上，被佩枪带匕首的一群人保护着，真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还有一个翻译名叫张燕，原来是个擅长摔跤的流氓，到处寻衅闹事，打架斗殴，人们怯于他的威势，没敢说个“不”字的。此外，朝鲜人大何、小何、大金、中金、小金，汉奸袁军之、吕麟士、曹翻译、高万华等人，虽然这些人气焰上稍差一点，但也和王承志一流人物同为一丘之貉。这些人有的自己开

设大烟馆和赌博场，也有为别人扛枪顶招牌的。他们每天吞云吐雾，花天酒地，嫖妓宿娼，玩女招待，过着淫荡奢侈的无耻生活，挥霍的钱财，全系敲诈得来。

另外，“公馆”还利用了一批地方上的恶势力。这些民族败类，是地区和外县农村里的土皇帝。他们弄上几枝枪，纠集上一帮人，就“占山为王”，自封为“司令”、“团长”等官衔，打上“皇协军”的破旗，在农村里绑票抢劫，摊派捐税，杀害群众，奸淫妇女，真是无恶不作。有些小头头们，长期住在“公馆”里，挂上个“军嘱托”的名义，横行街市，招摇撞骗，为了献媚其日本主子，经常提供当地的八路军和游击队的情况，如齐河张团、禹城邱团，临邑何凤起团等等，都成了“公馆”的外围组织。

“泺源公馆”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到现在济南的居民，仍然记忆犹新。记得当时流传着两句

顺口溜：“泺源公馆阎王殿，活人进去尸不见”。这歌谣就是当时人们在屠刀横颈时的抗议和控诉。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泺源公馆”的刽子手们多已伏法。今天，当我们回忆这血迹斑斑的历史时，感到无限愤怒。现在，不屈的人民胜利了，惨死在“泺源公馆”的烈士们沉冤得伸，当可含笑九泉。

我所知道的张宗昌

毕 长 风

一、出身家庭情况

张宗昌字效坤，山东掖县祝家村人。父名张庆福、母侯氏。无兄弟姊妹。母因家贫改嫁贾姓，以后张宗昌当上大官，派人花了一千元银元及十亩地，把母赎回接到关外。父在吹鼓手乐队吹号筒及敲钹钹。张宗昌十几岁是地痞流氓，后因调戏妇女被控告，县衙役下来逮捕，他藏在邻居家没被抓到。以后乘船到东北，在大连、旅顺、吉林三道沟各处流浪，修过中东铁路，结交无业游民及红胡子（土匪）。后来有人推举他给宝棚（赌博场）看守大门。以后大伙集钱开宝局，推他为头头。从此他结交的人更多了。以后当矿警，又到海参威给华商总会当过门警头目。